

紀念世佛會創會會長 馬博士往生十週年祭

高永霄

西紀一九七三年四月廿三日下午四時四十五分，一位近代國際知名之佛教偉人、學者、導師 (Guru) 及世界佛教友誼會創會會長馬喇沙加那博士 (Dr. Gunapala Piyasena Malasekera) 在錫蘭的科倫坡 (Colombo) 圓寂，噩耗傳來香港後，香港的三間世佛會分會同人都感到十分痛惜，學人當時在華僑日報文化版上撰文：「哀悼馬喇沙加那博士」，以表永懷哀念之意！轉瞬之間，現在竟已達十個年頭，不禁令學人感慨萬分，特以世佛會港澳分區總會會長之同事身份，撰寫此追思之拙文，藉表紀念之心情。

馬博士於西紀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在科倫坡南部海岸十八里的小鎮班那杜拉 (Panadura) 的鄉村馬喇穆那 (Malamula) 出世。他的父親是一位本地醫師，亦是一位梵文和錫蘭土語——僧伽羅語 (Sinhala) 的學者，所以馬博士學習東方語言，當然是受他父親的影響。他的父親教他僧伽羅文字，而鄉村之寺廟就是他學梵文的中心。因為在當時的英國帝國主義時代，在英國學校的學生，如果說僧伽羅語的話，是會被在校園內罰企的，而他祇有在學校——聖約翰書院 (St. John's College) 學習英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臘語言，使他後來成爲一個語言學者。

在馬博士出生前之二十年 (西紀一八八〇)，正是證道學會始創人柯爾葛特上校 (Col. H. S. Olcott) 和巴維特斯基夫人

(Madame H. P. Blavatsky) 從美國到達錫蘭的時候，他倆位外國人士，正在組織了「佛教證道學會科倫坡分會」(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 Colombo Branch) 從事復興錫蘭的佛教運動，對於當時英殖民地政府，以不公平和歧視的態度，對待佛教徒作正義的鬥爭，由於他們不斷的努力耕耘，他們在建立佛教教育方面得到十分成功效果，同情他們的學者，例如萊德比達長老 (Rev. C. W. Leadbeater)，保斯德利 (Bowes Daley)，馬利赫貞斯 (Marie Musaeus Higgins) 及活華特 (F. L. Woodward) 等都來幫助他們，創辦了阿難陀 (Ananda)，那爛陀 (Nalanda)，馬顯達 (Mahinda)，達磨法王 (Dharmaraja) 及達磨阿育王 (Dharmasoka) 的著名佛教教育學院，同時聯絡了錫蘭的僧俗二衆共同合作，著名的有蘇孟伽那導師上座 (Ven. Hikkaduve Sri Sunangala Nayaka Thera)，達磨波羅 (Anagarika Dharmapala)，和遮雅提羅伽男爵 (Sir Baron Jayatilaka) 等佛教大師。

馬博士誕生的地方班那杜拉，恰巧正是錫蘭佛教復興的發源地。雖然馬博士接受了極佳的西方教育，起初他的志願是成爲一個家族傳統的阿柔吠陀醫術 (Ayurvedic Medicine) 的醫生，以便轉成爲西方醫師 (Western Medical Practitioner)。但是因爲佛教復興的影響，特別是響應達磨波羅 (印度摩訶菩提學會的創會者) 的號召，馬博士放棄了他做醫生的雄心，而決定參加療治

他的人民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的創傷，最後使他成爲一個偉大和令人敬仰的佛教徒。

馬博士十八歲時，在錫蘭大學畢業，便考獲倫敦大學學士（B. A. London）學位後，渡洋到英國倫敦大學深造，獲得了文學碩士（M. A.）哲學博士（Ph. D.），及文學博士（D. Litt.）等銜頭。當年博士祇有二十五歲，乃第一位亞洲人所得到的榮譽。

在他返回祖國後，他被聘請爲佛教學府的阿難陀書院（Ananda College）作講師，其後被任爲副校長。不久升任爲科倫坡那爛陀書院（Colombo Nahanda Vidyalaya）之首任校長。其時馬博士得與國家領袖和宗教改革家來往，爲祖國和佛教而工作。

當錫蘭大學成立後，馬博士任東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學院之講師及院長，同時亦是該大學的首任巴利文教授。其後，政府任命爲全國高等教育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之主席，從西紀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七年間，馬博士在該大學任巴利文及佛教文化的教授達三十年之久。

在該時期內，馬博士對言語學與文學的貢獻甚大，他對於該兩種社會科學的愛好，孜孜不倦，其智慧充分表現於後來他主編的「佛教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中，顯露無遺，甚爲難得。同時，他更接觸到當時的著名東方研究學者，例如：利戴維斯夫人博士（Dr. Mrs. Rhys Davids），端納教授（Prof. R. T. Turner），班納德博士（Dr. L. D. Barnett），及史泰第博士（Dr. W. Stede），他的博學使他成爲世界知名之學者，因此他後來接受錫蘭大學，莫斯科大學的名譽學位，法國巴黎東方研究學院（The L' Ecole Francaise d' Extreme - Orient of Paris）的名譽會員，柬埔寨國王和緬甸僧伽協會的助銜等並不偶然的。這是馬博士對世界學術上的偉大貢獻。

當馬博士在三十九歲的青春，正當年富力強時，他即被當選爲全錫蘭佛教會（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會長，該會是錫蘭島最初佛教團體，馬博士在任會長的十九年期間，不斷地注入年青的新血，擴大活動的範圍，使它成爲錫蘭全國家傳戶曉的弘揚佛教組織，推動錫蘭的佛化教育不遺餘力。他曾經上書錫蘭

獨立後的首任總理，要求政府：「成立一個佛陀教化部門，提供與佛教有關的合法事務，製定健全的宗教憲法，委任一個委員會去研究和實施該憲法的草案。」

可惜當時的政府並不接納佛教徒的要求，於是身爲全錫蘭佛教會會長的馬博士，在西紀一九五二年成立一個研究委員會，即是大家稱爲「佛教委員會」（Buddhist Commission），該委員會其後於西紀一九五六年（佛陀誕生二千五百周年）發表它的研究報告書，雖然該委員會建議政府接辦所有學校，而建立一個國家教育制度並未能達到，宣告所有普雅（Poya）日爲每周假日替代星期日，成立佛教教化部門，重建佛教古跡聖地等亦未有實施，但馬博士已在這方面盡了很大的力量。

馬博士在外交界方面亦甚活躍，西紀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一年間，他被任爲首任錫蘭駐蘇聯大使，其後奉派往捷克、波蘭，和羅馬尼亞任職；西紀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馬博士乃錫蘭駐聯合國之永久代表；同時兼任錫蘭駐加拿大之高級專員；西紀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轉任錫蘭駐大不列顛高級專員；西紀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馬博士回國，出任錫蘭高等教育國家委員會主席一職。

由於馬博士乃一位天才演講家，所以在他出任錫蘭駐聯合國永久代表之前，即西紀一九五九和一九六〇年，他奉錫蘭政府之命，會率領國家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而且在世界事務方面有關係佛教和文化的題材時，他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研討會中作滔滔不絕的演說，歎爲觀止。因此馬博士被認爲有雄辯說服力和口才出衆的代表，當時身爲聯合國秘書長的宇丹（U. Thant）和其他各國外交界人士對馬博士所發表的意見甚表尊重，正與他的謙讓、誠懇、正直的態度有關；相信與他所持的佛家教訓的傳統見解立場亦有甚大的幫助。

在馬博士被委派爲外交使節的十年間，他有機會接觸到歐美人士，使他有因緣成爲宣揚「佛法」（Buddhadharma）的特惠，尤其是當他在英國時，與當地的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學者稔熟，而他有被諮詢機會參與該會翻譯巴利文典籍願

問資格，而他更是錫蘭巴利聖典協會的義務秘書和財務。著名的巴利文學者及前任倫敦巴利聖典學會會長（已逝）賀爾娜女博士（Dr. I. B. Horner）對馬博士推崇備至，她曾經寫下：

「……這亦應要紀錄下來的事，依我記憶，從他在倫敦時的西紀一九二五年開始，許多年來他已經是巴利聖典協會駐錫蘭的秘書和代表，他時常提供本會最有用和有幫助的服務。不單是指良好的意見方面，亦是指資金方面，正當本會十分需要財政去擴展出版的計劃時，他永不遲延地將我們的理由向錫蘭總理提出，或者向他的許多富有朋友說明，結果會得到很好的收獲，這是本會將會永遠感激他的事！」

馬博士對巴利文造詣之深，可以從他有關巴利文著作中看見，他獲得哲學博士的榮銜，就是他所寫的論文：「錫蘭的巴利文學」（Pali Literature of Ceylon）後來於西紀一九二八年由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出版，其後由錫蘭的佛教出版學會重印。其次他以「巴利專門名詞字典」（The Dictionary of Pali Proper Names）達二千五百頁巨著榮獲文學博士的稱銜。該書最初於西紀一九三七年由倫敦之印度典籍叢書社出版，後再由巴利聖典學會重印。以上兩書對研究佛教文化和歷史的貢獻甚大，成為佛教文學之權威著作。律者乃馬博士以四年持續的毅力去編述完成，每天從晨早三四點鐘開始工作，直至早餐時間，永不間斷，以底於成，這是令人佩服的事。

其他有關馬博士之巴利文學的著作有下列兩書：錫蘭歷史之「大史評論」（Mahavamsa - tika）西紀一九三五年由巴利聖典學會出版。另一部是（Vamsathappakasinī）亦是該會主要之巴利叢刊。至於有關佛法的著述，則有「錫蘭的佛教」（Buddhism in Ceylon），「佛陀與他的教訓」（Buddha and His Teaching），「上座部佛教的本體論」（Aspects of Reality as Taught by Theravada Buddhism），「佛教的真理——無我」（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Anatta）。「佛教與種族問題」（Buddhism and Race Question），「二千五百年的佛教」（2500 Years of Buddhism），及「英錫（僧伽羅文）字典」（British-Sinhalese Dictionary）

，後者為錫蘭人民、教師、學生普遍使用的字典，對他們提供學業和知識上不少方便。

其實，馬博士對佛學的最大貢獻，就是他的偉大理想編輯「佛教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雖然現在仍在進行中（已經出版了一小部份），這本鉅大的不朽著作，乃於西紀一九五五年由馬博士任總編輯和主要策劃人，係斯里蘭卡政府文化事務院（Ministry of Cultural Affairs）所負責出版，可見國家方面對此事之重視，馬博士往生後，這項工作，現在由戴拉士伽那博士（Dr. Jotiya Dhirasakera）繼續編纂進行。

全錫蘭佛教會（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對推動錫蘭的佛教運動不遺餘力，馬博士於西紀一九二七年即成為該會之聯合秘書，連任二年，從西紀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榮升副會長，其後十九年（一九三九—一九五七）則任會長一職，此後馬博士因被委派往蘇聯任大使，故辭去會長之位。

由於馬博士歷年在海外旅行，不斷地接觸各國佛教領袖和佛教團體，有大乘佛教的北傳國家，和上座佛教的南傳國家，雖然他們在佛教教理上的諍論從來已有所歧異，但馬博士發覺在某些原則上的見解，實質上並無分別，例如：（一）雙方都同意釋迦牟尼佛陀是無上的導師；（二）雙方都接納「四聖諦」教理；（三）承認（八正道）是修行到達涅槃的方法；（四）雙方都接納「緣起法」（Dependent Origination）為世間法的基礎；（五）大家都否定有創造主的存在；（六）現象界的三種特徵——無常（Anicca），苦（Dukkha）和無我（Anatta）為大家所公認。馬博士認為南北傳佛教徒的歧見，乃由於雙方誤會和互不了解所導致，因此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爭執，假如雙方能夠友好地交談，互相討論，這些紛爭是可以消除的。

所以，馬博士在任會長的西紀一九四七年期內，全錫蘭佛教會通過一條議案：邀請各國的佛教領袖於西紀一九五〇年在斯里蘭卡召開世界佛教大會，商討關於組織世界佛教徒聯盟，消除佛教徒間的誤會，及尋求佛教徒對和平及增進人類利益的方法。

於是世界佛教友誼首屆大會便於西紀一九五〇年五月廿五日

至六月七日在斯里蘭卡之肯地 (Kandy) 佛牙寺舉行，參加者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九個國家代表，大會通過成立「世界佛教友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的組織，以錫蘭之佛教五色旗幟為世界佛教旗幟，以印度之法輪為世界佛教象徵，選舉馬博士為首任會長，發表成立宣言，並揭櫫世佛會之五大宗旨與目的。

馬博士此後連任四屆會長，至西紀一九五八年始卸任，由緬甸之總理宇振東繼承其職位，世佛會會址亦遷往緬甸仰光。但他仍然以世佛會斯里蘭卡分會顧問的資格參加第七屆至第十屆(一九六四—一九七二)的世界佛教友誼在各地召開之大會，在此期間，世佛總會被承認為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非官方團體之一員，及成立世界佛教青年友誼總會(一九七二)之兩大成就，其時世佛總會的會址亦於西紀一九六三年轉到泰國曼谷，由現任會長潘公主殿下担任。

在西紀一九七二年的第十屆佛教友誼大會上，馬博士曾經有過下面的警語：

「由於人類的意識形態產生矛盾的思想體系，結果造成戰爭的緊張；因此，這些矛盾是應該從人類的心識去根除，使融洽與和平的思想充滿人間。佛陀已於二千五百年前期待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宣示一切唯心造的道理，不論善與惡，故當心識消除一切煩惱時，和平與快樂便會實現！」

馬博士曾參加之國際會議則不勝枚舉，例如「世界友誼信心會議」(倫敦，一九三六)，「東方西方哲學家會議」(夏威夷，一九四九)，「印度哲學大會」(印度，出席多次)，「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多次出席)，「汎印東方學會議」(印度)，「巴基斯坦哲學大會」(喀拉蚩，一九五五)，「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多次研討會)，「佛教對藝術，文學和哲學的貢獻研討會」(新德里，一九五六)，「世界和平宗教會議」(三藩市，一九六五)等等。

至於助銜方面，英國聯合王國會頒贈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法國共和國贈予 Chevalier of the National

Order of Merit 勳位等都是難得而寶貴的。

馬博士於西紀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時四十五分在科倫坡家中逝世，舉世人士為之哀痛。世界佛教友誼會隨即設立「馬博士國際佛學教育基金」以紀念他的寶貴貢獻。並得世界佛教人士的熱烈捐助，成績良好。

全錫蘭佛教會從西紀一九七九年開始，為紀念馬博士起見，舉辦每年一度之「馬博士誕辰紀念演講」，聘請各國佛教學者担任，作為推崇馬博士對該會所作的寶貴功勞，以勵來者之意。

去年，當學人出席斯里蘭卡政府邀請之「世界佛教領袖與學者會議」時，在大會上，馬博士的盛名屢被講者所提及讚揚，可見他的影響力甚為深入國際佛教的人士中。同時大會贈給每位參加者一本厚達三百頁的「馬博士追思錄」(Tribute To Malalasekera)，由前任世佛青總會會長麥都古馬拉(N. Mutukumara)編輯，在西紀一九八二年出版，內容彙集了多年來世界各地學者對馬博士悼念的文章，圖文並茂，感人至深。

最後，學人謹錄下悉達提沙博士 (Ven. Dr. Saddhatissa) 對馬博士的哀念文句，作為本文之結束：

「錫蘭損失了一位卓越的佛教學者，他雖然已經維持最密切的學術世界，但是並不失去他底質樸和謙讓的特性。他有穩重之公平與正直本性，無瑕之誠實與完整的性格，並有慈悲之本懷。他是一位世界上許多人的導師、朋友、和顧問。馬博士是一位令人尊重和敬愛的人，不論是教師和學生，貧人與富者，知名者或不相識的人。他賦有特別充沛的生命，直至到他逝世之前的時刻為止。他的離開世間，無疑是佛教學者和普遍的佛教活動界所感到甚深的損失。」

雖然馬博士圓寂已經十年了，但是他所建立的近代佛學基礎，佛教新生運動的成果，以他所表現的人格楷模，和他所教化而得益的人民都不會因為他的不在世而消失，反而因為他的精神影響力，更加發揚光大於此世間，永垂青史。

佛曆二五二七年四月廿三日

定稿於香港崇華樓